

為了本港畫壇的主導。至三十年代後期，南北各地名家來港，風氣才為之轉向，但畢竟為時甚短，未成氣候。

須言之，三十年代的畫壇風氣也為一些私人畫室或繪畫學校所帶動。1928年由鮑少游（1892—1985）主持的「麗精美術學院」及1931年由劉君任、周世聰創辦的「萬國美術專科學校」，也提供了另類的風格選擇。



創辦於1928年的麗精美術學院，對早期的香港藝術教育貢獻良多。

戰前的香港與廣州的最大分別，就是她有機會迎來不同的風格，在廣州熾熱競爭的傳統派及嶺南派，在香港卻都只是同樣的「廣州風格」。為何任何一方都不能夠成為主流，究其原因是兩者的主力都在廣州，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分支，誠如「國畫研究會」在港設分會，其陣容遠不如廣州，翻查1928年載於《國畫特刊》中所見的「廣東國畫研究會會員一覽表」中所見有一百八十一人，而在港分會僅十多二十人，規模自是遜色。而嶺南派的主將，在港也多是過港性質，當時並未有設立任何畫苑或畫會。彼此都不曾以香港作為必爭之地；反之，香港更為彼此的合作交流提供場所。如杜其章主持的「香港書畫文學社」的會員當中就有來自新舊派的人物。此外，香港其時的藝術特徵之一，就是不涉及政治，至少，這種情況維持到三十年代末期。當然，除了政府對政治的極端敏感外，在港活躍的藝術工作者也甚少政治人物，此亦是其沒有必要爭取主導的原因之一。由於香港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，使她長期成為百花齊放之地。